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周紀二

起顯王元年盡
顯王四十八年

顯王

十一家謚法行見中外曰顯受祿于天
曰顯百辟惟刑曰顯 在位四十八年

五元

秦獻公十七年楚宣王二年齊威王十一年趙
威侯七年魏惠王韓懿侯二年燕桓公五年 齊伐魏取

觀津

東曰齊伐魏魏惠王請以和即觀津余按班志信都國
有觀津縣與齊相去甚遠且趙地也又東郡有觀津縣水經

大河故濟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高國故城南古觀既也此其魏
之觀津與徐廣曰觀今高縣史記正義曰魏州觀成縣古觀國國

語云觀國夏大康 趙侵齊取長城 對昭志濟北盛縣有長城史

第五弟之所封也 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

即此 是歲秦櫟陽雨金自四月至八月

甲二年

秦獻公十八年楚宣王三年齊威王十二年趙威侯八年魏惠王韓懿侯四年燕桓公六年

乙三年

秦獻公十九年楚宣王四年齊威王十三年趙威侯九年魏惠王韓懿侯五年燕桓公七年

魏韓會於

宅陽

水經注曰繁澤之澤有沙城世謂水城非也魏冉走芒卯入北宅即此宅陽城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榮陽縣東十

里七

秦敗魏師韓師於洛陽

洛陽在洛水之北周志曰周公遷殷民於此謂之成周班志曰洛陽河南郡

丙四年

秦獻公二十年楚宣王五年齊威王十四年趙威侯十年魏惠王韓懿侯六年燕桓公八年

魏伐宋

丁五年

秦獻公二十一年楚宣王六年齊威王十五年趙威侯十一年魏惠王韓懿侯六年燕桓公九年

秦獻公

敗三晉之師於石門

水經注馮翔雲陽縣有石門山括地志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又曰堯門山俗名

石門上有路其狀若門故老云堯鑿山爲門因名之武德中於此

山南置石門縣貞觀中改雲陽縣補注一統志云石門在今平陽

府解州東南白徑嶺中條山通陝州道斬首六萬王賜以繡

之服繡者刺繡爲斧形敵者刺繡爲兩己相背孔穎達曰白與黑謂之繡黑與青謂之黻

戊六年

秦獻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七年齊威王十六年趙威侯十二年魏惠王韓懿侯八年燕桓公十年

起七年

秦獻公二十三年魏宣王八年齊威王十七年趙威侯十三年魏惠王韓宣惠王韓懿侯九年燕宣公十一年

魏將公

叔連敗韓師趙師於滄

括地志滄水在韓州冀城縣東南二十五里水側有皮牢城。連坐平野

齊梁

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連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甯擊襄之力也縣賞前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甯擊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疆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爲百四十萬

秦魏戰於少梁

魏志馮翊夏陽縣故少梁師古日本梁國爲秦

所滅至惠文王十一年更名夏陽康曰魏有大魏師敗績獲公孫

聚故此稱少以別之。少聚即今之韓城縣。魏師敗績獲公孫

瘞左傳師大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燕桓公薨子文公立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案隱曰孝公名渠梁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

東疆國六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秦國在河之西山自

韓魏趙齊楚燕六與鼠同穴連延與長安南山至於秦華秦國在山之西

國皆在河出以東淮泗之閒小國十餘南陽郡平氏縣東南有術

至淮陵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滕滕

薛等國區於其間齊威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邠音倪魏楚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鄆濱洛以北有上郡鄆縣周宣王母弟鄆

北洛水名非伊洛之洛也水經註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

洛水古漆沮之水也又有長澗水南出秦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

流注於渭史記所謂魏築長城自鄆濱洛者也宋白曰今華州東

南魏長城是也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也

也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漢中郡漢屬益州自管以後為州巴

為巴渝梁果諸州之地野中漢為鮮柯郡之地唐為黔中

節度。黔音琴巴即今之重慶府黔中即今之常德府皆以夷

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

以殲秦

赧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元年楚宣王九年齊威王十年趙威侯十四年魏惠王韓宣惠十年

彗星見西方

宋均注云彗有五色若則王侯失天子若兵未則賊起國吞黃則女害色繼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情賊江河決賊處處起揚韓占云其象若竹葦木條長短無常大率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不久則災淺

秦孝公下令國

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閒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

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

岐山周太王所居也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雍縣屬扶

風秦穆公娶晉獻公之女獻公卒晉國謀穆公納惠公惠公立而背河外之路又閉秦翟穆公伐晉執惠公既而歸之始征晉河東置官司惠公卒子懷公立穆公納文公而晉亂平又能用由余及孟明以霸西戎天子致伯者周禮九命作伯古有九州一爲王畿入州八伯各主其方之諸侯致伯者以方伯之任致之穆公也補註雍讀作擁以有東散西漢南商北居庸四山之所擁翳故名曰雍○岐卽今之鳳翔府雍在今鳳翔縣

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屬蹠簡公出子

之不甯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

史記秦厲共公卒子躁公立其弟懷公四年庶長繆
繆公公自殺乃立靈公靈公卒子懷公不得立立靈公之季父是

為簡公公卒而惠公立惠公卒子出子立二年庶長改殺出子迎
立獻公於河西河西地即魏所有西河之外史記正義曰自華州

北至同州並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史記秦獻公二年始
治櫟陽徐廣註曰即

漢高年縣余按漢志櫟陽萬年為兩縣皆屬馮翊後漢始省併宋
白曰櫟陽秦舊縣漢高祖既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櫟陽置萬

年縣以為陵邑理櫟陽城中故櫟陽城亦名萬年城後漢省櫟陽
縣入萬年縣後魏大統中分萬年置鄆郡宜武又分道廣陽縣周

明帝省萬年入高陵廣陽二縣更於長安城中別置萬年縣唐武
德元年又改廣陽為櫟陽元和十五年移棣棣奉先縣以奉景陵

○棣棣棣棣陽即今之萬年鎮在臨潼縣北五十里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

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

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

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師古曰劉向別錄云中子學好刑名

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

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曰則刑家名名家即七史公所論六家之
二也此說非劉原父曰刑名即并學兩家術耳公孫非姓氏以其
先出於衛父爲衛侯則稱爲公孫事魏相公叔痤瘞知其賢未及進會

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不可諱謂死也俗語有之人不壽死將奈

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子衛鞅自戰國以來大夫之年雖少有

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

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

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

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

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

監以求見孝公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讓景監

曰子之客妄人耳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聞

資治通鑑補 卷二 周紀二 周王八年九年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諂可與語矣鞅
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吾吾知之矣鞅復見孝
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遂任以國事

平九年

秦孝公熱文公二年楚宣王十年齊威王十
九年趙成侯十五年魏惠王韓懿侯十一年魏惠王解諸

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
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味音謙
又上聲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
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
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

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彿
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
今主君之尊饌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身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
須南戚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
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二十

秦孝公燕文公三年楚宣王十一年齊威王二十一年楚威王二十一年魏惠王韓懿侯十二年

衛鞅欲變

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
不法其政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
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
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省者拘焉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未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

善以衛鞅爲左庶長

劉邵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入級合闕內侯列侯凡二十等

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出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素信者與眾相得也故啓代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及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也則以比長闕有族師黨州長鄉大夫爲稱其在軍也則以司馬將軍卒任爲帥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以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等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曰左庶長至大庶長比九卿也闕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闕內侯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下之品皆倣古比朝之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爲右凡七十五人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也二爵曰上造造成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曰簪裹御駟馬者妻裹者古之名馬也駕駟馬其形似簪故曰簪裹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

得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十爵爲軍吏也吏民爵不得
過公乘者得與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率吏之爵最高者也雖
非必職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
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
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朝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
爲顯內後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
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卿大卒定變法之
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張音始

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曰收司謂相糾殺也一家有罪則九家連舉發若不糾殺則九

家連坐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康曰司道管也爲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秦有見知連坐法余謂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見知乃漢法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

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索隱曰律降敵者沒其身沒其家今廷姦者言當與之同罰

民有二男

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爲私闢者

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漢法除其賦稅

役皆謂之復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

索隱曰末利謂工商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

奴婢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室至宗室非有軍功論功之可論也

漢文帝元年始除收孥相坐法

論議也有職

種廷綱目集覽論不得爲屬籍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

也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

五十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程大昌漢繁露曰二十兩爲一金亦爲一鎰乃下令令行其年秦

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

孫賈墨涅其面曰黥爲後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

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自是年至二十一年前鞅死益

孰之行其法而致效在十年之間又十年而致禍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係於民民係於信非信無以
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
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
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不信下下不信上上
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
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
侯不棄虞人之期史記齊桓公伐魯得莊公請平桓公許之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
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殺曹沫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繇出口原將降矣
申吏曰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文侯事見上卷威

烈王二十三年

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

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二十一年

秦孝公燕文公四年惠王二十二年齊威王二十一年趙成侯十七年魏惠王十三年韓昭侯元年秦敗

韓師於西山

自立陽熊耳東連嵩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

齊以鄉忌爲相忌初以鼓

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鄉忌推戶入曰善哉

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鄉

忌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醇

之愉者政令也

辨音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

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鄉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

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諳五音之紀信未有如
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鄭忌曰夫
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而舍之愉
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
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
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鄭忌見三月而受
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鄭忌曰謹受教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鄭忌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鄭忌曰謹受令請
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解
鄭忌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

黃狗之皮鄒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瀆于髡曰
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忌曰謹受
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瀆于髡說舉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
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吾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
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映麗映音朝服衣
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
及君也城北徐公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
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曰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
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吾者
私吾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

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

甲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五年楚宣王十三年齊威王二十二年趙成侯十八年魏惠王十四年韓昭侯二年魏韓

會於鄒

康志鄒縣屬中山郡此時爲趙地後漢改曰高邑唐爲趙州柏鄉縣贊皇縣地鄒音濼

乙十三年

秦孝公燕文公六年楚宣王十四年齊威王二十三年魏成侯十九年魏惠王十五年韓昭侯三年趙燕

會於阿 趙齊會宋平陸

丙十四年

秦孝公燕文公七年楚宣王十五年齊威王二十四年趙成侯二十年魏惠王十六年韓昭侯四年齊威

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

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

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

盼子齊之同姓卽田盼也班志高唐縣屬平原郡杜預曰

祝阿西北有高唐城宋白曰齊州章邱縣古高唐春秋戰國之時爲齊故邑城在廢馮城縣西四十里唐之西城漢祝阿也○盼音譚高唐卽吾史有黔夫者黔渠使守徐州司馬彪曰魯國薛縣六今高唐也國時曰徐州補莒正義

曰徐州齊西北界上地名在渤海東平縣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

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秦孝公魏惠王會於社平

班志京兆有社

陵縣故周之社伯國也史記謹嬰傳嬰以昌平羨食邑於社平鄉正義曰杜平在唐之同州澄城縣界魏世家作社平

傳

其公薨子康公毛立

卅十五年

秦孝公燕文公八年楚宣王十六年齊威王二十五年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惠王十七年韓昭侯五年

秦

敗魏師於元里

史記正義曰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

斬首七千級

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者賜爵

一級因

取少梁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

邯音寒

楚王使景舍救趙

威王使田忌救趙

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仕魏爲將軍自

齊

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斲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

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

田忌善而客待之急數與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

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

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忌知其賢進於威王威王問

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

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韜車中坐爲計謀

字林曰韜車有衣蔽無後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維亂紛糾者

不控拳補註解維亂紛糾謂理亂絲也控拳者奮臂欲速之意救圍者不搏搢索隱曰搏搢音博戰謂救

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

虛衝其方虛即上所謂皆虛也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

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

敗桂陵在曹州乘氏縣東南二十一甲韓伐東周取陵觀廩周室衰微戰國之時僅有七邑漢時

之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象緣氏是也曾志曰周考王封四桓公孫惠公於鞏城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共界也陵觀

公孫惠公於鞏城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共界也陵觀

公孫惠公於鞏城東周故戰國有東西周芒山首山共界也陵觀

蔡邕皆當時邑縣之名史無所考。

摩邱故城在東昌府范縣義東

楚昭奚恤爲荆江乙言於

楚王曰人有愛其狗者狗嘗溺井

昭屈景楚之羣族所謂三閭者也

其鄰人見欲

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且人有

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王曰此小人

也遠之然則且有子弑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也

終己猶言

終身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

聞之

江乙欲毀昭奚恤故先設是言

楚宣王嘗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

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

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

我爲不信吾爲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

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

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

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己十七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年楚宣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七年秦趙成侯二十三年魏惠王十九年韓昭侯七年

大良造伐魏

索隱曰大良造即大上造余謂大良造大上造之良者也按史記秦紀孝公十年爲鞅爲大良造將兵圍

魏安邑降之又按六國年表秦孝公之十年即王之十七年所謂大良造伐魏即衛鞅將兵也是年魏都安邑其兵猶彊龐涓太子

申公子卯未敗安邑不應遽降於秦至魏于二十九年即軍既敗魏以河西之地於秦始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大國表不書徙大

梁而世家書之魏世家於顯王二十九年書魏去安邑徙大梁而

是年不書魏安邑降秦蓋亦疑而除去之似大良造之下當有別

缺二字意謂傳 諸侯圍魏襄陵 史記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

烏頭臨者逸之 志河東有襄陵縣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括地志襄陵在

晉州臨汾縣東南三十五里宋白曰後魏爲會昌縣隋大業二年

改爲襄陵縣以趙襄子晉襄公俱陵 於丹邑也○襄陵今平陽府襄陵縣

己十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一年楚宣王十九年齊威王二十年秦趙成侯二十四年魏惠王二十年韓昭侯八年

衛鞅圖魏固陽降之

魏有上郡北至固陽漢五原郡調陽縣是也括地志固陽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

自鄯漢洛北抵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爲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種音剛。

魏人歸趙邯

鄆與趙盟漳水上

記曲禮曰菴牲曰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天下太平之時諸侯不得擅相與盟惟天子述

符至方岳之不會畢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翼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盟其不信者至於五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歃血而讀書左傳云坎用牲加書是也莊志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度谷山東至鄆入清漳水經曰出長子縣發鳩山東至武安縣與清漳會謂之交漳也又東過鄆縣列人又東北過鉅鹿信都謂之衛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而東入海

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成

午從趙來謂不害曰子以韓重我於趙我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

有兩韓而我有一兩趙也不害本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昭

侯黃老黃帝老子之書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

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已其
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脩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
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昭侯有弊務命
藏之○袴音庫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

吾聞明主愛一嘔一笑嘔有爲嘔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嘔笑哉吾
必待有功者爾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其寒也加衣覆之寢覺而悅
問曰誰加衣者左右曰典冠昭侯因罪典衣兼罪典冠者其罪典
衣以爲失職也其罪典冠以爲越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
害甚於寒也

至十九年秦孝公燕文公十二年楚宣王二十年齊威王二十九年
宋趙威侯二十五年魏惠王二十一年韓昭襄九年
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師魏闕也爾雅魏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也釋名闕在門

兩列中開闢然爲道也三輔黃圖曰人臣至此必思其所闕少爾
雍宮謂之室郭璞曰宮謂禮統之也說文曰庭朝中也蒼頡篇曰
庭直也風俗通曰庭正也言縣庭都庭朝庭皆取平均正直也三
輔黃圖曰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漢高帝更
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屬右扶風括地志咸陽故城在雍州咸陽
縣東十五里在長安城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咸陽縣本周王季所
都秦又都之三秦記秦都在九峻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
陽二十九年秦始封商鞅於商鞅商君史以後所封書之○咸陽
今西安府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息止也秦俗
與平縣也室居止商君始更制禁同室內息者堯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
別秦用西戎之俗至於男女無別長幼無序商君今爲之禁古道
也白虎通曰父知也以法度教子也子事也事孝也并諸小鄉聚集
無已也兄況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

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

周禮六鄉鄉萬二
千五百家又百家

之內日鄉五鄉爲縣縣二千五百家北六遂之縣也四甸爲縣此
州里之縣也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左傳趙鞅
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鄙者也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監
天下之縣自是始統於郡矣釋名曰縣隱也隱於郡也漢書音義
所謂大曰鄉小曰聚亦秦制也廣雅曰聚聚居也縣令丞之官始
此令命也告也律也法也長也使爲一縣之長以行詰命法律也

丞相也副貳也成周之制田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各耕百畝其中百畝八十畝爲公田二十畝爲藉舍史記正義曰南北曰阡

東西曰陌陌到陌莊曰平斗桶權衡丈尺桶當作甬斛也沈括曰子

開田界道使不相干秦漢以米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稱三斤當今

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爲升中方

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秦魏遇於彤形周彤伯所封

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別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彤音同趙成侯薨公子縲與太子

爭立縲敗縲音奔韓趙成侯敬侯之子名

至二十年秦孝公燕文公十三年楚宣王二十一年齊威王三秦

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章子卽與秦交和而

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侯者言章子以齊

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閒侯者復冒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

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

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聞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當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敢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癸二十一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四年楚宣王二十二年齊威王二十一年趙肅侯二年魏惠王二十三年韓昭侯十一年

年秦商鞅更爲賦稅法行之

井田既壞則周什一之法不復用蓋計畝而爲賦稅之法

甲二十二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五年楚宣王二十三年齊威王二十二年趙肅侯三年魏惠王二十四年韓昭侯十二年

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乙二十三年

秦孝公燕文公十六年楚宣王二十四年齊威王二十三年趙肅侯四年韓昭侯二十五年魏昭侯十三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

年 齊殺其大夫車 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

屬三晉

齊二十四年 齊孝公燕文公十七年楚宣王二十五年齊威王三十四年趙肅侯五年魏惠王二十六年韓昭侯十四年

齊二十五五年 齊孝公燕文公十八年楚宣王二十六年齊威王三十五年趙肅侯六年魏惠王二十七年韓昭侯十五年

諸侯會於京師 時天下宗周以洛陽爲京師京大也師眾也京師取大之名也

齊二十六年 齊孝公燕文公十九年楚宣王二十七年齊威王三十六年趙肅侯七年魏惠王二十八年韓昭侯十六年

王致伯於秦 伯如字伯者周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

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左傳逢澤有介靡焉宋地也杜預注曰地理志言逢澤在黎陽開封縣東

北遠疑非舊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

齊二十七年 齊孝公燕文公二十年楚宣王二十八齊威王三十七年趙肅侯八年魏惠王二十九年韓昭侯十七年

年

庚二十八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十一年楚宣王二十九年齊威王二十八年趙肅侯九年魏惠王二十年韓昭侯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

救成侯曰不如勿救

韓忌爲齊相封成侯

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

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帥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

此孫武子

兵法也。蹶，挫也。半，至謂軍趣利前後不相屬半至半不至也。

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

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

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

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

司馬彪志魏郡元城縣註云左傳成七年曾馬陵杜預註在縣東南

龐涓死處虞喜志林馬陵在濮州鄆城東北六十里

馬陵道陘而

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

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

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

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說文豎，指布短衣。

齊因棄勝大

破魏師虜太子申初太子過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

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眾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戰敗死馬陵

齊成侯鄒忌惡田忌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爲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城臨淄水因以爲名臣賈曰臨淄卽魯邱太公營之求成侯不克出

奔楚

爲下齊復田忌張本

至二十九年

秦孝公燕文公二十二年楚宣王三十年齊威王三十九年趙肅侯十年魏惠王三十一年韓昭侯十九

年衛鞅曾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

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隄之西

秦隄曰葢安邑以東山嶺險隄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隄

地也

都安邑與秦界河

秦隄以河爲界也

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

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而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魏國時魏惠王所築○大梁卽今之開封府

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公叔言見上八年

秦封衛鞅爵於十五邑

班志

宏農郡商縣商君邑裴顯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史記正義曰丹水及商皆屬宏農今言順陽是魏晉始分置顯陽郡商及丹水皆屬之也水經註丹水逕南鄉丹水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杜佑曰今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有於村蓋秦所謂商州號曰商君齊趙伐商洛縣古商邑商所封也漢爲商縣於如字

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王三十年秦孝公燕文公二十三年楚威王商元年齊威王四十年趙肅侯十一年魏惠王三十二年韓昭侯二十年

三十一年秦孝公燕文公二十四年楚威王二年齊威王四十二年趙肅侯十二年魏惠王三十三年韓昭侯二十年

一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

君亡室闕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

人不愛復內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鄭京兆之鄭縣也周

宣王弟鄭桓公采邑唐屬華州宋白在通典曰鄭縣古城在華州郡城北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

盡滅其家

車製古之輟刑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

於道者被刑

補註韓子云嚴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棄灰於衢者人必怒怒則鬪鬪則

三族傷雖刑之可也

秦法棄灰於道者棄市夫棄灰何害於事而苛酷如此蓋當疑之傳聞馬經馬性畏灰尤畏新出之灰馬駒

謂之輟死故石礮之衣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棄灰也其爲畜馬

計邪一日又問夏小正及月令乃畢得其說仲夏之月毋燒灰鄭

氏注謂爲傷火氣是矣是月王領馬政游北則羣是毋燒灰者亦

爲馬也固知棄灰於道古人先有此禁但未必刑之如秦法古人

惟仲夏有此禁秦或即

嘗臨渭論因渭水盡赤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麥縣鳥鼠山東

時皆禁故以爲苛耳

爲相十年人多怨之

按漢王十七年秦

臨此以論囚決罪日論

爲相十年人多怨之

以商鞅爲大良造

十九年商鞅從秦都咸陽廢井田開阡陌平權量一

趙良見商君

十一年強賦稅法爲相當在是年至今年十年矣

趙良見商君

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

百里奚自賣以五殺羊之皮爲人養牛秦穆公

舉以爲相秦人謂之

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引趙

五殺大夫殺杜羊也

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引趙

之言諤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有之矣貌言華也

譽面也

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何終曰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

口之下

孟子百里奚虞人也以食牛于秦穆公今日刑之鄙人按史記晉滅虢執百里奚爲秦穆夫人隄百里奚亡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殺

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

謂左傳僖三十一年與晉圍鄭也

三置晉君一救荆禍

三置晉君謂立惠公

穆公文公也索隱曰十二年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會晉伐楚朝

周此云救荆未詳余按左傳晉既敗楚於城濮又敗秦於殽穆公

使隨克歸楚求成所謂救荆禍蓋指此也 邑人致貢犬戎來服其爲相也勞不坐乘者

古車立乘惟安

不張蓋

周禮輪人爲蓋蓋所以覆車上也

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

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記

有喪春不相註云相杵者以音聲相勸

匹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

監以爲主其從政也陵轢公族殘傷百姓

據音

公子虔杜門不出

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懼而毀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詩

也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杜

日駢脅為駢乘持矛而操闌戟者旁車而趨後漢志有闌戟車晉

在後唐韻載名曰闌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逸書

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易晞言不久也而尚貪商於之富隴

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

收君者豈其微哉微少也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甲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楚威王三年齊威王四十二年趙肅

五年魏惠王三十四年韓昭侯二十二年燕文

乙三十三年秦惠文王二年楚威王四年齊威王四十三年趙肅

六年侯十四年魏惠王三十五年韓昭侯二十三年燕文宋太邱社亡班志沛郡有太邱縣又志曰宋太邱社亡兩

鼎滄沒於泗水中項禮右陵太邱得云得即

之所有大阜者爲大邱宋大邱社
亡蓋依邱作社於時亡去皆證也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

鄒春秋之鄒國

也車志修縣屬魯國宋白曰濰州鄒平縣漢舊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

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爲詐也此爲不利人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日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爲知仁義之爲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

異故也

魏三十四年

秦惠文王三年楚威王五年齊威王四十四年趙肅侯十五年魏惠王三十六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燕文

公二十七年

秦伐韓拔宜陽

齊三十五年

秦惠文王四年楚威王六年齊威王四十五年趙肅侯十六年魏惠王改元稱一年韓昭侯二十五年燕

文公二十八年

齊王魏王會於徐州以相王

史記正義曰竹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二年下邳遷於薛改

曰徐州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君必不出此門

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時在韓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

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

顧益奢此所謂時誦舉羸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彊伐齊句踐

之後自句踐至無彊凡六世

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越王遂伐

楚楚人大敗之葵勝盡取吳故地東至於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

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

吳之故地廣會稽九江丹陽豫章
贛江廣陵臨淮等郡是也越初稱

會稽其城北至於禦兒不能全有漢會稽一郡地及其滅吳始并
有吳地今楚取吳地至於浙江則禦兒亦入於楚矣浙江有三源
發於太末者謂之穀水今之衢港是也發於烏傷者水經謂之吳
南溪今之婺港是也發於臨縣者班志謂之浙江水今之微港是
也三水合爲浙江東至錢唐入海浙折也晉水曲折於羣山之間
也釋名曰江其也小水滌入其中所公共也國於海上者漢之臨
越國越野
滅其後也朝服於楚

越三十六年

秦惠文王五年楚威王七年齊威王四十六年趙宣
侯十七年魏惠王後二年韓昭侯二十六年燕文公

二十九年楚王伐齊圍徐州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楊土在四十四

夏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不用其言蘇秦

乃去說燕文公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
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支數年又有棗栗
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救將無

過燕省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險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

燕南與趙接境戰於百里之內言其所逼故必速上郡之西出雲中九原也秦欲攻燕自蒲津下兵則爲趙

原然後至燕故云戰於千里之外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

言燕計之過無甚於此

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

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唯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楊音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

徐廣曰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水經洹水出上黨沁縣東北出山遶鄆縣南又東過內黃縣北入於白溝洹音桓慮音慮通

質刳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

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其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

班志宏農郡宏農縣有秦

函谷關漢武帝嘗揚僕之請移關於新安縣文穎曰秦關在宏農縣禹嶺後移在河東穀成縣師古曰今桃林縣有洪瀟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有雉帶餘跡焉穀城即新安杜佑曰漢函谷關在漢新安縣東北一里其秦關在今靈寶縣

肅侯大悅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

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

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爲此官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

之稱班志上郡有雕陰道括地志雕陰故城在鄜州洛交縣北二十里○雕陰卽今之綏德州○犀首夫且欲東兵蘇

秦恐秦兵至起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

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蓋居於鬼谷因以稱之
隋志馮翊郡郿縣城縣有

鬼谷風俗通教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宋德曰扶風池陽額

川陽城並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以為號爾蘇秦曰先生晉平

公時人姓王名詡嘗入靈氣山採藥得道有少容居清溪之鬼谷

蘇秦張儀嘗問道三年辭去先生曰二子輕喬松之永壽貴一旦

之浮榮惜哉鬼谷處人學縱橫之術蘇秦自以為不及也

附錄王
子年拾

道記云蘇秦張儀同志好學迭慕髮而鬻之以捐養或精力寫書

非聖賢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聖書章及股裏夜

還而寫之二人每假食於諸剎樹皮竊以為帙以盛天下頁書儀游諸侯無所遇嘗從楚相飲已

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璧其執張
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
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秦聞之
乃使人徵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何不一往見之

儀於是之趙秦乃戒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甯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久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我殆弗如也今我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我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

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解也後遂爲司屬官號

儀遂得見見秦王說之以爲客卿

秦有客卿之官以待自諸侯來者其位爲卿而以客禮待之也

舍人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

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也蘇君憂秦伐趙

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甯渠能乎爲後蘇秦死儀方出說六國張本於是蘇秦說

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

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

勁弩蹠踏也史記正義曰欲放弩者皆坐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韓之宜陽西接境於秦當函谷出兵之路成臯春秋鄭之制邑

亦曰虎牢戰國時爲鄭之屏蔽皆韓之地地班志宜陽屬宏農郡成臯屬河南郡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求無己以有盡之地逆無己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市賈不也

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

史記正義曰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

乃出黃爾雅翼曰蘇秦說韓王甯爲雞尸無爲牛後尸主也一羣之主所以將羣也從從物者也謂牛子也隨羣而往制不在我者也言甯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此本諸延篤注戰國策

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

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

敬奉社稷以從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

田舍廬廡之數

數音促

會無所芻牧

芻刈草也牧放牧也言魏民人居畜庶無刈芻放牧之地也

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蹄殷殷輪音真若有三軍之眾臣

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

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卒三千人禽夫差

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眾哉

誠能循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

二十萬廝徒十萬

武士武卒也詳見後第六卷素昭樓王五十二年蒼頭謂著青帽項羽傳有異軍蒼頭特起奮

擊簡軍中之勇士敢奮力而擊敵者異之蘇林曰取薪之卒曰廝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古者用車戰職國始

用騎兵車騎異用而設用矣

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乃聽於羣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

塞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故敝邑趙王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

齊四塞之國

東先代反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

夏五家之兵進如鋒矢噉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

山絕清河涉渤海者也

莊志泰山在泰山郡博縣東北水經淇水自第陶清淵東北過廣宗縣東爲清河漢

因置清河郡清河又東過脩縣與大河張甲故液合又東過東光南皮等縣齊之北界也又齊東北皆阻海漢渤海郡亦其境也師告曰郡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直度曰絕由膝以上曰涉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

三男子不待發於遼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

而實

兩德齊地東有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

實皆齊分也大公以齊地貢許呂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故其俗彌侈絺作冰狀綺織純麗之物羣爲冠帶衣服天下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箏

鬪雞走狗六博闢鞠

說文曰六博局戲也六箸十二碁烏冒所作楚辭危蕪象碁有六博鮑宏博經曰瓊蔽玉

著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曰六博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貫者謂之塞刻爲兩貫者謂之白刻爲三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閒謂之五壘陽鞠史記作翫鞠以皮爲之實之以毛登兩而戲劉向曰楚鞠起於吳區之時

所以練武士因繕器械而講習之戎言
黃帝所作。謂音韻筑音竹音音是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
衽成帷揮汗成雨矢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
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
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
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水

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南至濟陰句陽縣爲新溝又東遇
原邱縣與濮水俱東瓠河又逕陽晉城南燕秦所謂衛陽晉之道
也史記正義曰陽晉故城在曹州襄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志亢
父縣屬東平國又括地志亢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一里
顏師古曰車并行爲方軌

○北城義反行戶剛反 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
則狼顧恐韓魏之譏其後也爾雅翼狼猛而敏能自顧其後是
豈狼行而屢顧恐人將其後故也

故恟疑虛喝

恟音通

驕矜而不敢進

補註恟疑虛喝以齊齊也舊註以爲齊韓魏非也

則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小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天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晉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蒙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

附錄初秦之楚三日乃得見

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間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會不肖臨聽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蘇貴於桂潔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林山鬼見帝王曰先生孰令寡人間命矣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蘇秦初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贏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媿色歸至家妻不下機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鍊以爲揣摩讀誓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稔年揣摩成乃歷說六國及是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行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

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金多也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忽乎哉且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偏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疆立知成侯賈田忌事見上二乃召而復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 衛成侯薨子平侯立

紀三十七年

秦惠文王六年楚威王八年齊宣王辟疆韓宣惠王燕易王元年魏襄王後三年 秦

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

師齊魏之師乃去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

陰晉今華陰縣

齊宣王伐燕

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雁行而疆秦傲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

庚三十八年

秦惠文王七年楚威王九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二年趙肅侯十九年魏惠王後四年

齊湣

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湣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舉黍梁父之陰則剗車而戰耳事卽舉字卽卽勿字右從口不從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三十九年

秦惠文王八年楚威王十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三年趙肅侯二十年魏惠王後五年

秦伐

魏圍焦曲沃

班志宏農郡陝縣有焦城左傳所謂晉與秦焦殺者也括地志焦在陝城東百步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

里曲沃水爲名勝道元曰秦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取守桃林之塞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

古之

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

二十九年魏已使使獻河

四十年

秦惠文王九年楚威王十一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秦伐

魏渡河取汾陰皮氏

班志汾陰縣屬河東郡皮氏縣故城國晉蘇公以封道風者也亦屬河東郡括地志汾陰

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八十步

拔焦於是陳軫合三晉而東謂

齊王曰古之王者之征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

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

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

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

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

也願大王之察之以兵合於三晉則秦必不敢加兵於山東矣
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 齊伐宋宋使臧子求救於楚楚王大悅
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
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楚王悅甚
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楚之利也已而楚救果不至齊拔宋五城
宋公剔成之弟偃襲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爲君

四十四十一年

秦惠文王十年楚懷王槐元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五年趙肅侯二十二年魏惠王後七年

秦

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

史記正義曰蒲陽在隰州隰川
縣蒲邑故城是也○蒲陽卽今

平陽府

之蒲州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

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
十五縣以謝焉

括地志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
秦之上郡地也史記正義曰按郡坊丹延等州北

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洛至慶州洛源
縣自於山東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
之與魏者小魏張儀歸而相秦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我
之謝秦者大

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

四十二年

秦惠文王十一年趙威王二十二年齊宣王魏宣惠王
燕易王六年趙肅侯二十三年魏惠王後八年秦

縣義渠以其君爲臣

義渠西戎國名秦取之以爲縣班志義渠道
屬北地郡括地志宿慶原三州秦之北地郡

也○義渠即今陝
西道之慶陽府

秦歸焦曲沃於魏

曲沃即今之平
陽府曲沃縣

四十三年

秦惠文王十二年楚懷王三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趙肅侯王七年趙肅侯二十四年魏惠王後九年趙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

下車謝至是而薨子武靈王立置博師聞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

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秋

索隱曰武
靈王名雍

四十四年

秦惠文王十三年楚懷王四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八年趙武靈王雍元年魏惠王後十年夏

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衛平侯薨子嗣君立衛有胥靡亡之魏

漢書

音義曰胥靡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謂罪不至於扑刑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宋元晦曰胥靡者連鎖役作也

爲魏王之后治病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

左氏易之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非子所知

也夫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

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

往徒獻之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所之

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

出至郎門而返曰臣恐王專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

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臣聞衛客事王三年而不得見是王緩

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魏王乃趣見衛客

四十五年

秦惠文王十四年楚懷王五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九年趙武靈王二年魏惠王後十一年

秦

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班志陝縣屬宏農郡故魏國北魏在大陽東
魏在秦慶西魏在雍州周召分陝而治卽此

也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

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

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官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

敝齊而爲燕

爲後齊大夫段蘇秦張本爾後齊有嬖女曰無鹽其
爲人也白頭深目昂鼻結喉項少髮折要出得皮

膚若漆行年三十尙嫁不售乃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左右

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之靈顏女子也宜王召而見之謂曰昔

先王爲寡人取妃匹已備有列位矣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干

萬乘亦有奇能乎無鹽女曰無有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

喜也無鹽女於是揚目銜齒舉手附肘曰始哉始哉如此者四宜

王曰願聞其說無鹽女曰大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

難奸臣內聚眾人不附春秋四寸壯男不立不務眾子而務眾婦

一旦山崩崩社覆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璧琅玕龍

在諸國珠璣錦繡並飾萬民披靡世二殆也質者伏匿諂諛爭先
期者不為壯執者不得通此三殆也酒漿流灑以夜縱朝女樂俳
優縱橫大笑外不偷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
殆哉殆哉宣王聞之卒然無齊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
痛乎無歸老之言吾乃今身寡人之殆於是立停樂罷女樂退
諸諛去雕珠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樹立
太子非無監君爲王后而國大
安者醜女之力也○俳者排

四十六年

秦惠文王十五年楚懷王六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十年趙武靈王三年魏惠王後十二年

秦

張儀及齊楚之相會譙柔

服虔曰譙柔盟地徐廣曰在梁與彭城
之間裴明曰晉地索隱曰衛地余按漢

武帝孫子獻曰譙柔浮兮淮泗滿及塞決河而梁楚之地復甯無
水災後漢于梁擊使疆葦茂於楚沛陽故大梁屬柔則徐說爲近
之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

人謂己曰君

四十七年

秦惠文王十六年楚懷王七年齊宣王韓宣惠王
燕易王十一年趙武靈王四年魏惠王後十三年秦

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

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

北曲沃在河東晉頃叔所封之邑漢武帝改名聞喜史記正義曰絳州楊鄉縣

晉曲沃邑十三州志古平周邑在汾州介休縣西四十里

復陰厚張儀益甚

子四十八年

秦惠文王十七年楚懷王八年齊宣王韓宣惠王燕易王十二年趙武靈王五年魏惠王後十四年王

崩子慎說王定立

燕音

燕易王薨子噲立

齊王封田嬰於薛

班志薛縣屬魯國夏侯仲之國後遷於邳仲聽居之括地志故薛城在今徐州滕縣界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

里號曰靖郭君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

覽也記曾子問者侯出命國家五官而後行註云五官五大夫典

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靖郭君靖郭君

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曰無爲

客通客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

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臣不敢以死

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
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辭爲
失齊雖隆辭之城到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靖郭君有子四十
人其賤妾之子曰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
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之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
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也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平將
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
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察問其父曰子之子
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元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羅綺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郭君卒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

舍業爲之築舍立居業也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

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剗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有楚邱先

生者披髮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先生曰惡君謂吾老惡君謂吾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迫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由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教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紉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德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張

虛懸上以侮其君下以蠱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尙哉書曰
受爲天下道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不徵行謂孟嘗君門
人公孫戊曰象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

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戊許諾

釋名曰劍
檢也所以

斯檢非
常也

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能振達

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
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戊趨去
未至中閭官中小門曰閭上閭
下方如圭故謂之閭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
志之揚也公孫戊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
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詩都谷風之辭毛氏傳曰芣須也菲芣也鄭氏箋曰此二茶蔓芣與當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料棄其葉下體謂根莖也陸璣草木疏曰葍葍也郭璞曰今葍茶陸德明曰江南有葍江北有葍葍相似而異附雅曰菲芣又曰菲息菜郭璞曰菲芣土瓜息菜似葍葍華赤色可食當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諫虛逆反芣皆勿當

音孟嘗君有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

有語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濟子晃曰伐魏之事
若便魏雖刺髮於王何益若誠不使魏雖封髮於王何損且夫王
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髮有壁馬之資
於王何傷乎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
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
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晉六卿晉氏范氏中行氏趙氏韓氏魏氏
也自晉文襄以來迭乘國政後皆闞大卒
分晉國齊簡公使闞止爲政陳成子憚之已而陳常殺闞止故齊
公蘇代曰魏用犀首必右韓而左魏相張儀必右秦而左魏蓋二
相外各倚與國以爲重而
內爭權所以魏日削也 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
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補卷二終